



## 楔 子

---

楔 子

红花枯萎，宝剑葬埋，你的宇宙被马蹄儿踏碎。  
只剩了这颗血泪淹浸的心，交付给谁；  
只剩了这腔怨恨交织的琴，交付给谁。  
听清脆的鸡声，唱到天明，  
雁群在云天里哀鸣。  
这时候，君宇，君宇，你听谁在唤你；  
这时候，凄凄惨惨，你听谁在哭你。

——评梅

泰 山

徐志摩

山！  
你阔大的砢岩，  
像是绝海的惊涛，  
忽地飞来，  
    凌空  
    不动，  
在沉默的承受  
日月与云霞拥戴的光豪：  
更有万千星斗  
    错落  
在你的胸怀，  
向诉说  
隐奥  
蕴藏在  
岩石核心与崔嵬的天外！

## 高君宇石评梅传略

---

1895年，君宇生于山西省静乐县。他名尚德，又名天辛。从小有志气，有主见。1914年，由封建家长包办婚姻，与本县神峪村李存祥之女李寒心结婚。君宇抗议无效，“婚后大病”，又“托词移地静养”，要求父亲“释放此可怜女子”，但由于家庭阻拦，未能解决。1919年，君宇考入北京大学，一边努力学习，一边积极地参加社会活动。

1902年农历8月19日，评梅生于山西平定县县城姑姑寺（现平定县晋剧团团址），取名汝璧。评梅从小聪慧过人，父亲是她最早的启蒙老师，上学前就已认得许多字，平生知己是梅花（唐寅刻）读了很多书。后入省城太原师范附属小学，毕业后直接升入太原女师。她多才多艺，能文善绘。在女师时，因参加学校风潮，被学校除名，后因才学出众，学校又收回成命。1919年，评梅17岁，从太原女师考入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她本拟投考国文系，奈何当年国文系不招生，便改考体育系，但仍钟情于中国文学。她一面勤奋学习功课，博览古今文学名

著,同时,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影响下,开始写诗和散文,向报刊投稿。因喜欢梅花,取笔名为“评梅”。

1921年,中国共产党在上海成立,君宇24岁,已是当时全国仅有的五十多名党员之一。第二年1月21日,共产国际在莫斯科召开远东各国共产党和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君宇代表中国共产党参加了这次会议。7月,中国共产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召开,君宇当选为中央委员。9月,中国共产党机关刊物《向导》正式出版发行,君宇担任了《向导》的编辑。1923年2月,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发生了震动全国的“二七”惨案,君宇是这次罢工的领导人之一。6月,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代表大会在广州举行,君宇被选为中央委员。这一年,君宇与评梅在留京山西同乡会上初次相识。君宇已毕业于北京大学,任北大助教。5月下旬到6月下旬,评梅与体育音乐系12人、博物系14人组成“女高师第二组国内旅行团”,南下旅游,评梅是参观团的组织者之一。她们沿京汉路,经保定、武汉、南京、上海,又取道青岛、济南,返回北京。返校后,评梅写了一篇五万余字的游记《模糊的余影》。这一年,评梅从女高师毕业,任教于师大附中,担任女子部主任兼体育教员、国文教员。后来还在春明女校、女一中、若瑟女校、师大等校任教员或讲师。君宇因为积劳成疾,染上了肺结核,10月份,他住进了西山的医院养病。24日,他在红叶上题了两句诗,寄给了城里的评梅。评梅接到红叶后,即在红叶背面题了“枯萎的花篮不敢

承受这鲜红的花儿”一语。君宇收到退回的红叶后，珍藏起来，直到1925年3月4日下午，君宇进入协和医院之前，又将红叶亲手交给了评梅。评梅一直把它珍藏到生命的最后一息。

1924年2月，君宇在北京的住地腊库胡同16号突然被军警包围，他化装逃出，离京前向评梅告别。评梅写了散文《狂风暴雨之夜》，记述了这次难忘的会见和分别：“他由日记本中写了一个Bovia递给我，他说我们以后通信因检查关系，我们彼此都另呼个名字。这个名字我最爱，所以赠给你，愿你永远保存它。”评梅后来的一些作品，便常署名“波微”。5月，敌人疯狂追捕，君宇因受李大钊同志委托回山西进行革命活动，顺便回家解除包办婚姻的婚约。6月24日，专门致信给岳父李存祥先生，要求与其女儿离婚。刚处理好婚姻之事，军阀阎锡山又到处追捕他，君宇只好在铁路工人的掩护下，迅即转赴上海，又到广州。10月，广州发生了“商团政变”，君宇率领工人武装力量“工团军”，积极参与了平叛斗争。战斗中，君宇手受了轻伤。事后，他写了一封信给评梅，并寄赠了一枚象牙戒指。信中写到：“今天我忽然很早起来跑到店里购了两个象牙戒指，一个大的我自己戴在手上，一个小的我寄给你，愿你承受了它。或许你不忍呢！再令它如红叶一样的命运。愿我们用‘白’来纪念这枯骨般死静的生命。”11月，君宇陪同孙中山先生北上到京。这时，评梅和好友陆晶清等编辑的《京报》副刊之一——《妇女周刊》出

刊。这一年，评梅发表了很多诗歌，如《飞去的燕儿》、《宝剑赠与英雄》等。

1925年1月，君宇因积劳成疾，肺病复发，住进了医院治疗。3月，君宇虚弱的病体又猝发急性盲肠炎，医治无效，5日病逝于北京协和医院，年仅29岁。29日，君宇的追悼会在北京大学三院的礼堂隆重举行。李大钊、邓中夏、赵世炎等都送了挽联。根据君宇的遗嘱，人们把他安葬在他生前喜爱的陶然亭。评梅在他的墓周亲手栽植松柏十余株，以纪念。

君宇去世后，评梅写了十多篇散文悼念君宇，回忆他们过去的爱情。这些作品多收在散文集《涛语》中，包括《微醉以后》、《父亲的绳衣》、《醒后的惆怅》、《夜航》、《殉尸》、《一片红叶》、《象牙戒指》、《最后的一幕》、《绒情寄向黄泉》、《狂风暴雨之夜》、《我只合独葬荒丘》、《肠断心碎泪成冰》、《梦回寂寂残灯后》等。

1926年，评梅和陆晶清等在北京编辑的《世界日报》副刊《蔷薇周刊》出刊。她们两人惨淡经营，关注社会，关注民生，把笔触伸向社会生活，“三一八”惨案后，评梅写了散文《痛哭和珍》，纪念刘和珍死难。

1927年3月5日，评梅为纪念君宇两周年忌日，沉痛地写下了著名的诗歌《祭献之词》，发表在《语丝》第113期上。清明节在陶然亭又写下了哀婉的散文《墓畔哀歌》，连载于《蔷薇周刊》，署名冰华。

1928年9月18日，评梅在寓所（四拴马桩8

号)开始发病,剧烈头疼,但她仍然坚持上课。20日,庐隐与友人送评梅进刑部街日本山本医院。评梅病渐渐加重,甚至昏迷,23日,又转院到协和医院,诊断为脑炎,30日,评梅离开了人世。

根据评梅的遗愿,“生前未能相依共处,愿死后得共葬荒丘”,她被葬在陶然亭君宇的墓旁。墓是遵照她双亲的嘱托,按照她家乡的格式挖筑的。评梅的好友陆晶清受评梅母亲的嘱托,把老人交来的一个红漆木盒,里面装着全套梳头用具和评梅幼年时心爱的几件玩具,放置在灵柩前的小石几上。晶清也从手上脱下一只红豆镶的戒指,用已被泪水浸透了的手绢包好,放置在石几上。当晶清从地上捧起一捧黄土洒向土冢时,庐隐怅然吟道:“一抔黄土掩风流。”

## 四行诗一首

徐志摩

忧愁他整天拉着我的心，  
象一个琴师操练他的琴；  
悲哀象是海礁间的飞涛：  
看他那汹涌，听他那呼号！

# 生死相思两茫茫

——高君宇石评梅泣血之恋

---

生死相思  
两茫茫

## 一 陶然亭畔的回忆

今天的陶然亭，杨柳参差，绿阴披拂。在亭畔，静静地躺着我党早期著名的青年活动家高君宇和20世纪20年代著名的女诗人、女作家石评梅女士。两墓成双并排，相距很近。前来凭吊的人们往往在这里驻足凭吊。

评梅在君宇死后，就常叹息：“生前未能相依共处，愿死后得并葬荒丘。”她现在躺得静静地，也许她心里已经觉得了一丝慰安。

君宇生于1895年，很早就投身党的革命工作。由于来回奔波，身体被折磨垮了。在广州协助孙中山先生平定“商团叛变”后，回到北京不久，就因肺疾加剧而咯血，被送入德国医院治疗。但他为了急于投入工作，不听大夫相劝，提前离院，即刻又投入战斗行列，为我党和李大钊同志倡议的国民会议的召开而努力。1925年3月1日，国民会议促成会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开幕。会后，君宇病上加病，突患了急性盲肠炎，于3月5日离开了人世。

评梅泣不成声，几次昏厥。按君宇生前所言，

# 象牙戒指

生死相思两茫茫

“北京城的地方，全被权贵们的车马践踏得肮脏不堪，只剩陶然亭这块荒僻土地还算干净，死后愿葬于此”，于是，在陶然亭畔就有了一块崭新的墓碑：

君宇墓碑碑文

我是宝剑，我是火花。

我愿生如闪电之耀亮，  
我愿死如彗星之迅忽。

这是君宇生前自题相片的几句话，死后我替他刊在碑上。

君宇！我无力挽住你迅忽如彗星之生命，我只有把剩下的泪流到你坟头，直到我不能来看你的时候。

评 梅

评梅几乎天天到陶然亭去看君宇，把泪流到君宇的坟上。“你的墓草青了黄黄了又青，如我心化作春水又冻成冰”。评梅用眼泪滋润了墓草，又把眼泪幻化成诗语。幽明相隔，两处茫茫。评梅把诗题到红叶笺上，也许雁儿会替她衔给冥冥中的君宇，也许秋风会把它吹到君宇的窗前。

秋风里，晚霞中，有一个女子总是孤单地在君宇的墓前踟蹰，然后跪下来对着墓碑，呆呆地出神，或者她就靠在墓碑上，用印着淡淡梅花的笺开始写诗，然后她把它们烧成灰，让纸灰在秋风里漫天飞舞：

扫 墓

狂风刮着一阵阵紧，  
尘沙迷漫望不见人；  
我独自来到荒郊外，  
向垒垒的冢里，  
扫这座新坟。

秋风吹的我澈骨寒，  
芦花飞上我的襟肩，  
一步一哽咽，缘着这静悄悄的芦滩，  
望着那巍巍玉碑时，  
我心更凄酸！

秋深了，荒枯遍天涯，  
那回绕墓头的女萝，  
一丝丝，一缕缕化作尘沙；  
谁相信，一刹那，  
一刹那白骨映落霞。  
远远一线青痕是西山，  
晚霞照着萧森的苇塘；  
我践踏着荒草枯叶，  
回转着墓碑彷徨，  
将这郁郁哀情，飘浮在新坟上。  
天边有飞过的雁儿哀鸣！  
抬头细认，依稀是去年的故人。  
飞去吧！雁，你不要俯骋，  
这块白云下，埋葬了一颗可怜的心，  
飞去吧！雁，你不要静听，  
那一片深林里，有凄哀的哭声！

如梦，如梦，梦都空，  
生命的消逝似彗星一瞬！

刹那间生病死葬，  
魂飞渺茫难追寻；  
常忆起纸灰飞扬中，  
掩埋你僵硬的尸身！

听白杨萧瑟声音，  
似你病榻辗转的呜咽！  
看袅娜迎风的垂柳；  
似你病后微步的身影；  
想起来往事历历犹疑梦，  
谁信，荒郊外建着你的新坟。  
用凄哀织成的梦境，  
狂风吹断它，如烟云般无踪。  
去吧！戏弄人生的命运！  
你的心化成了一湾流水，  
我的心僵变成几迭青峰；  
静等着，地球何日化灰烬！

人生，来也空，去也空，  
匆匆忙忙为了甚？  
我在梦境里捕捉住一颗心，  
梦去了，魂飞了，  
残影永留在心中；  
永留在心中，直到我也走进坟茔。

我哀那垒垒冢里人，

可怜都在异乡作孤魂；  
生命如泡花瞬息空，  
值得谁记忆和领省！  
只有你坟头供鲜花，  
黄昏时还彷徨一个青衣女郎。

为什么，生命液不向玛瑙玉杯里斟，  
任意滴入雕残枯萎的莲心。  
偶然来去的道路上，  
你种下了系人心魂的柳丝，万缕迎风；  
伟大的事业虽未成，  
这一页哀史里，你却是多情的英雄。

那里还有遥远的路程我未走完，  
我们的距离，只有这点儿路程；  
不管这世界是黄沙凄风，  
不管这地球是荒郊孤冢，  
我要去了，在斜阳照临时，  
去走我未完的路程。

日落了，墓地更幽静，  
一轮秋月真凄清；  
这是一幅最美的景，  
这是一腔最深的情，  
在这荒郊外，新坟上，  
印下个袅娜人影。

狂风刮着一阵阵紧，  
尘沙迷漫望不见人；  
几次要归去，  
又为你的孤冢泪零！  
留下这颗秋心，  
永伴你的坟莹。

——叶红时在陶然亭畔——

## 二 象牙戒指

君宇是评梅父亲的学生，在故乡的时候，评梅就听说过他的名字。直到评梅考入北京女子高等师范体育系后，临毕业那一年两人在山西同乡会里才彼此认识。评梅面目清秀可人，诗才横溢，待人又极为诚挚热情，很快君宇就堕入了情网。评梅一直敬仰君宇，也颇为心动。然 W 君（即吴天放），给评梅造成的伤痕还没有消褪，故对于君宇，评梅的爱是愈来愈深，但却又非常犹豫，不愿轻易许诺。她在日记中说：“我不幸有 W 君伤心之遭运，奈何君宇偏以一腔心血溅我裙前？……人生岂真为苦痛而生耶！”

1924年5月北京膜库事件发生后，由于敌人疯狂追捕，君宇便回到山西，与前妻李寒心离了婚。然后又南下广州。在美丽的羊城，君宇精心选购了两枚雪白莹洁的象牙戒指，一枚寄给北京的评梅，一枚

自戴，两人从此心心相印，魂梦相牵。

正当爱情之花开放时，君宇却又过早地夭逝了。评梅呆呆地盯着手指上的戒指，任晶莹的泪珠一颗颗滴下来，滴在象牙戒指上，泪水把戒指洗得更加洁白，更加晶莹。泪光里映满了痛楚，戒指里嵌进了悔恨。

一枚象牙戒指随君宇去了幽冷的冥国，而另一枚则成了评梅永久的寄托。无论上课的时候，无论写诗的时候，还是睡觉的时候，这枚戒指都与她一刻不离。评梅死后，这枚戒指也被放进了棺材，伴她长眠。

1973年，重新安置他们的墓时，发现尸骸依然，而两枚象牙戒指却不翼而飞。

### 三 凄凉梅窠

评梅是一枝忧伤的孤梅。她的清雅脱俗即如梅花之素淡清香，她的诗才横溢即如梅花之雪中吐蕊，她与君宇之纯洁爱情即如梅花之冰清玉洁，所以，她把自己蜗居的小屋称作“梅窠”。在梅窠中，有素色碎花的窗帘，有盆栽小菊和小梅桩，有李清照的画像，有荣宝斋的精美诗笺，有评梅与君宇剪不断的绵绵情丝，有拂不去的无尽余哀。

她从讲台上笑嘻嘻地走下来，她从运动场上汗淋淋地跑回来，她从陶然亭惨兮兮地踱回来，她站在梅窠的窗前，迎面吹来总是一股凄凉的寒气。